

		九	漢
		四	書
		三	門
五	七		
一	五	三	
冊	架	函	號

庫	文	閣	內
九	九	四	漢
函	五	三	書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3
冊數	51 (44)
函號	299 33

0 1 2 3 4 5 6 7 8 9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新刻性理大全第六十二卷

歷代四

溫陵

九我

李太史



東漢

光武

按漢書光武名秀字文叔長沙定王孫之後景帝六世孫都洛陽帝恢廟大才明勇畧故能克復舊物未及下車首訪儒術表行仁義興起李校東漢之俗於斯為美惜夫不任事歸閣吏事刻深中興之業未盡善焉在位三十三年

南軒張氏曰光武之不任功臣為三公蓋鑒高帝之

弊而欲保全之前史莫不以為美談以予觀之光

武之保全功臣使皆得以福祿終身是固美矣然

於用人之道則有未盡也蓋用人之道先以一說
橫於胷中則為私意非立賢無方之義矣高帝之
待功臣誠非也如韓彭黥布之徒雖有大功要皆
天資小人在易之師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於用
師既終成功之後但當寵之以富貴而不可使之
有國家而為政也高帝正犯此義是以不能保功
臣之終為光武者要當察吾大臣有如韓彭之徒
者乎則當以是待之若光武之功臣則異於是至
寇鄧賈復則又識明而行修量洪而器遠以光武

時所用之大臣論之若王子者類過之遠甚與其
圖政豈不可乎顧乃執一槩之嫌廢大公之義是
反為私意而已矣抑光武之所責於大臣者特為
吏事大臣之職顧如是乎惟其不知大臣所當任
之職故不知用大臣之道而獨以吏事之督責為
憂抑亦未矣方當亂定之後正宜登用賢才與其
圖紀綱以為垂世長久之計而但知吏事責三公
其貽謀之不競亦宜矣

覽集

寇鄧賈復按漢書寇恂
字子翼上谷昌平人光

武時偏將軍事定河南以恂有牧民御衆之才拜
河內太守將軍事復為潁川太守後潁川盜賊

起恂從帝出征賊平百姓遮道曰願復借冠君一
年乃晉鎮一抗封雍奴侯卒圖形雲臺○賈復字文
君冠軍人少好李習尚書從光武為破虜將軍有
折衝千里之威后為執金吾封冠軍侯又以功進
封膠東侯復為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就第闔門
券威當時功臣惟復與鄧禹李通得參議大事卒
謚剛侯

東萊呂氏曰光武治天下規模不及高帝其禮嚴光

用卓茂所以養得後來許多名節○光武罷郡縣

材官等事其識見與秦皇相去不遠

覽集卓茂按漢
父祖皆至郡守茂寬仁恭愛嘗乘車行有人認其
馬解與之性不好爭如此后以儒術奉迂密令教
化大行道不拾遺蝗不入境光
武即位徵為太傅封褒德侯

或問光武失正在攬權而史乃稱其總攬權綱與

無過事何耶潛室陳氏曰光武再造於儻仆之後

如何不總攬權綱但未流之弊至不任三公乃矯

枉過正非謂全不是

和帝 按漢書和帝名肇章帝太子十歲即位母
竇太后臨朝竇憲專權謀逆宦官定謀誅
之由是宦官外戚迭為消長漢
家之禍自此起矣在位十七年

致堂胡氏曰和帝幼冲能誅竇憲自是威權不失無

大過舉尊信儒術友愛兄弟禮賢納諫中國又安

方之章帝實過之矣 覽集竇憲按漢書憲字伯度平
陵人融之曾孫憲為入專

權固寇為寇者鄭眾等所誅章帝按漢書章帝名烜明帝太子為人性寬厚蓋心孝道平徭薄賦民賴其慶稱為長者然寇實憲以啓外威專權之漸在位十三年

鄧禹

按漢書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幼游學與光武相親光武收河北策往見說曰明公莫如下心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光武大悅與定計議任使諸將多訪禹以前將軍持節入關各震閉西拜大司徒封高密侯參議大事卒謚元侯

朱子曰

古人年二十時都理會得了便受用行將去

如鄧禹十三歲學於京師已識光武為非常人後

來杖策謁軍門只以數言定天下大計

吳漢

按漢書漢死一人勇甚有謀初從光武擊賊有功累拜大將軍及即位拜大司馬封舞

陽侯屢率諸將破賊後戰公孫述於成都八戰八克光武嘗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在朝斤斤謹質形於侏貌卒謚忠侯

朱子曰

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

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陳須學這樣

底方可如劉琨恃才傲物驕恣奢侈卒至父母妻

子皆為人所屠今人率以才自負自待以英雄以

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以此臨事卒至於敗而已

要做大功名底人越要緊密未聞粗魯闊略而能

有成者

覽集按三國志然字義封丹陽人治之甥本姓施年十九為山陰令吳呂蒙病

篤大帝問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以然對蒙卒假
前鎮江陵蜀漢攻宜都然與陸孫拒破之後對未
安侯劉暉按晉書暉字越石中山魏昌人少與祖
逖齊名嘗謂人曰吾恐祖生先我着鞭耳懷愍時
為并州刺史現出軍長史叛降石勒勤幽州刺史段
匹碑時在薊城遣人邀現率眾奔薊與匹碑歃
血同盟翼戴晉室有欲害取刺者遣書請暉歸內
應書為選騎所獲而現實不知也竟為匹碑所殺
嚴光 按漢書光字子陵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
武同客及帝即位披羊裘釣澤中聘至除
諫議大夫不屈去耕
于富春山終身不仕

南軒張氏曰嘗怪嚴子陵竟不為帝少屈何邪攷子

陵之言論風骨亦非素隱行怪必欲長往而不反
者彼與光武少而相從知其心度為策詳也以謂

子陵
名高
世

光武欲為當時之治則當時之人才固足辦之而
然待乎已若欲進乎兩漢之事則又懼有未能信
從者不然徒受其高位饗其尊禮之虛名則非子
陵之本心也故寧不就之然而以子陵為光武之
故人名高一世而竟高臥不屈光武亦不敢以屈
之其所以激頑起懦扶植風化助成東京風俗之
美人才之盛其為力固亦多矣豈不美哉

黃憲 按漢書憲汝南慎陽人安帝朝奉廉不
就陳蕃周舉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爵
奇之萌復
存於心

龜山楊氏曰黃叔度學充其德雖顏子可至矣

或問黃憲不得似顏子朱子曰畢竟是資稟好又問若得聖人為之依歸想是煞好曰又不知他志向如何顏子不是一箇衰善底人看他多少聰明便敢問為邦孔子便告以四代禮樂

李固 按漢書固南郡人少子狀貌有奇表好對策黽切順帝拜詔即中帝拜太

附後為梁真所害天下痛惜之

杜喬 按漢書喬材慮人少為諸生卒孝廉辟司中時梁真專權固宏喬

正色不撓卒為所害

李杜 二公 精忠 勁節

南軒張氏曰李杜二公精忠勁節不憚殺身自世之

才凜乎猶有生氣其視胡廣趙戒輩真不翅如糞土也但恨於幾會節目之間處之未盡要是於春秋提綱之法講之不素耳李固方舉於朝即就梁商之辟商雖未有顯過然如固之志業其進也將以正邦殆不可以苟也一為之屬即涉梁氏賓客事必有牽制者矣此其失之於前也方質帝之弒也固為首相又質帝忍死有語之以被毒之事則任是責者非固而誰質帝既不幸固便當召尚書

發莫姦正大義顯言于朝則忠臣義士孰不應固
冀雖勢盛然名其為賊逆順理殊蓋可誅也此間
不容髮之時而固昧夫大幾獨推究待醫等舉動
迂緩使冀得以措手大義不白人心日以懈弛其
幾既失固身據大位當大權持大義而反聽命受
制於賊豈不惜哉此其失之於後也夫以冀之悖
逆而固且奏記與議所立固豈不知冀心之所存
哉失太阿之柄而陵遲至此耳度固之不自發冀
罪非黨梁氏也恐事之不成無益故欲隱忍以待

清河王之立庶幾可扶社稷而不知天下大變已
為冢宰理當明義以正之事之成與不成蓋非所
問况如前所論逆順之理冀決無以追死邪固之
隱忍乃所以成冀姦謀殺身不足道而社稷重受
害矣若固者盡其忠國之心而無克亂之才可勝
惜哉杜喬在九卿中若懷是見必贊固為之矣及
繼固為相已制命於冀矣相與就死嗚呼悲夫

集覽

胡廣按漢書廣南郡華容人剛六世孫父貢仕
為交阯都尉安帝時奉孝廉為天下第一拜尚
書郎累遷司徒定策功封侯進司空致仕復拜太
尉遷大傳廣練達國体明解朝章雖無譽直之風

屢有補缺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始天下中唐有胡公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甚優卒謚文恭梁商按漢書商安定馬氏人疎孫永建初表乘氏侯累進大將軍自以威厲居大位每存謙抑虛已下賢遇卽饒輒載租穀賑貧綬御門侯不以權盛于法按漢書賈帝名績章帝玄孫初封建平侯年八歲為深太后所立梁異惡其聰慧使左右進毒試之在位一年有半清河王按漢書清河王名蒜章帝曾孫本初元年賈帝遇執李周等議立王為嗣中常侍曹騰等先嘗謂蒜蒜不為禮由是惡之乃白梁冀迎立蒜吾侯志是為桓帝遂貶王為尉民侯尋徙桂陽侯王自殺國除

朱穆

按漢書穆宛人五歲以孝稱及長耽學舉孝廉至齊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後拜尚書祿仕數十年家無餘貲蔡邕與門人共謚為文忠先生

朱穆有羔羊之節
蔡邕不以朱穆為過

龜山楊氏曰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觀其

立朝論議有足稱者然乃從梁冀之辟何也孟子

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以穆之

賢而主梁冀烏在其為貞孤哉然邕之從董卓無

異於梁冀宜其不以朱穆為過也覽集

帝中平間蔡邕亡命江海積十一年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就卓怒詈曰我能族人邕懼而應命到署祭酒甚見敬重三日之間遷為侍中

荀淑

按漢書淑潁川潁陰人少有高行博學而不好章句桓帝朝補朗陵侯相益事明理稱為林君尋棄官歸

朱子曰近看温公論東漢各節處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為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歐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則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跡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或則遂為唐衡之婿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為非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自

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為非而真以為是必有深謀奇計可以活國救民於萬分有一之中也邪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之害孟子豈欺予哉

覽集 首夾按漢書爽表之子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仕為郎中遭黨錮隱海上日以著述為事後徵起累官司空唐衡之胥按漢書唐衡桓帝時宦官與單超徐璜具瑗左官等定詔誅梁冀同日封為五侯中外彈之

陳寔 按漢書寔穎川許人隱居好學桓帝時為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寔在知閭平心率物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夜有盜止其梁上寔起召子孫訓戒曰不善之人習與性成梁上君子是也盜驚自投謝罪寔遺以綸自是縣無盜卒諡文範先生

勉齋黃氏曰陳太丘送張讓父之喪人以為善類賴以全活者甚衆前輩亦以為太丘道廣嘗竊疑之如此則枉尺直尋而可為歟士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有義有命豈宜以此為法天地如此其廣古今如此其遠人物如此其衆便使東漢善類盡為宦官所殺世亦曷嘗無善類哉若使是真丈夫又豈畏宦官之禍而藉太丘如此之屈辱以全其身哉吾人於此等處直須見得分明不然未有不墮坑落壑者也

覽集

送張讓父之喪按漢書張讓桓靈帝時宦者與夏禪郭勝二十二

人為中常侍封侯貴者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為人蠹害權傾天下父死歸葬潁川涇史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諺其耻之是乃道用焉及後復誅黨人諺感寔故多所全宥

竇武

按漢書武平陵人少以經行著稱延熹中靈帝立拜太將軍謀誅中常侍曹節等不果遇害

何進

按漢書進死人靈帝朝以女弟為皇后徵拜侍中遷太將軍以發賊黨致封慎侯後欲誅宦官不果反為所害輿論惜之

龜山楊氏曰

桓靈之間昏弱相仍女后臨朝權移近習久矣王甫曹節以臺廝之賤便嬖寵昵之私竊弄神器固天下之所同疾也竇武倚元舅之親操

北列 人豪

國重柄招集天下名儒碩德布在玉庭相與仗義
協謀勦絕凶類正猶因迅風之勢以揚稗穢耳豈
不易哉然而身敗功頽貽國後患者幾事不密而
禍成於猶豫也方武之不受詔馳入步軍營召會
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勢猶足以有為也張奐北州
人豪素非中人之黨可以義動也不能乘機決策
收為己用而乃遲回達旦使逆賊得與奐等合豈
不惜哉何進親見竇氏之敗而不用陳琳鄭公業
之諫躬蹈覆轍引姦凶而授之柄卒成移鼎之禍

進實兆之也范曄乃引天廢商之言豈不謬哉

集覽 王甫曹前按漢書王甫曹前桓靈時宦者桓帝
時曹前遷中常侍持節北迎桓帝及即位以定

策功封長安鄉侯與黃門令王甫將兵誅竇武陳
蕃等封育陽侯張奐按漢書與燉煌酒泉人父傳
為漢陽太守奐率資良對策第一為安定屬同都
尉正身脩德威化太行拜武威太守范曄按漢書
曄順陽人泰之子好學善文章錄書耽音律元嘉
初為宣城太守累遷太子詹事所著有後漢書

朱子曰東漢誅宦官事前輩多論之然嘗細考其事

恐禍根不除終無可安之理後人據紙上語指點
前人甚易為力不知事到手頭實要處斷毫髮之
間便有成敗不是容易事若使陳竇只誅得首惡

一二人後來未必不取王允五王之禍也

集覽 王允按通

繼漢獻帝時董卓作亂司徒王允與中郎將呂布謀卓詔名錄尚書事以布為奮威將軍共秉朝政既而卓黨李傕郭犯等率兵犯關殺允而走出關事在初平三年
五王之禍 唐中宗時太后武氏疾甚宰相張柬之與崔玄暉敬暉桓彥範遠怒已等五人舉兵討內亂遷武氏於別宮迎中宗復位既而武三思用事貶柬之等五人於遠州尋遣人殺之其事在神龍二年

陳蕃

按漢書蕃汝南平輿人年十五閉處一室無穢不治父友薛勤曰何不洒掃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後舉孝廉累官樂安太守郡有高士周璆蕃為置一榻去則懸之為豫章太守待除孺亦然累遷光祿勳後為尚書僕射遷太尉實后臨朝復為太傅錄尚書事與竇政同謀誅宦官不果友為所害

南軒張氏曰竇武陳蕃雖據權處位而事當至難主

弱一也政在房闈一也宦者盤錯其勢已成三也

武等雖漸引類於朝而植根未固上則太后之心

未明禍亂之原下則中外之情未識朝廷之尊而

武等之謀但欲速決為誅小人計夫當時宦者

雖有罪然豈無輕重先後之倫乃一槩欲施之舉

動草草今日誅數輩明日誅數輩輕重失其權先

後失其序非天討矣且使之人人自疑友締其黨

與而速其姦謀善處大事者顧如是邪觀朱瑁所

皇朝通志卷六十一

謂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族滅
使蕃武施之有道行之有序則雖此曹蓋亦有心
服者矣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補註

殲盡也渠大也言我但誅首惡之魁

而已脅從之黨則罔治也

此待盜與小人之法而亦天心也況其所自處者
又自有失方是時非衆志允從其何以濟事宦者
竊柄已久人知有此曹而已為大臣者要當深自
刻苦至誠惻怛舉動無失而後人有以孚信而趨
向於我人心向信則勢立而形成然後可以消弭

禍亂而武於靈帝踐位之初一門三侯妄自封殖
如此其誰心服乎故王甫後來亦得以藉口則可
見此曹平日之所竊議而衆志之所不平者矣及
難之作雖曰忠義而無或應之以張奐之賢猶且
被給而莫知逆順之所在則以武平日所為未有
以慰士大夫故也蕃雖辭爵而不能力止武之封
是亦潔身之為耳任天下之重顧止如是哉然予
每讀蕃辭爵之疏未嘗不三復歎息其辭達其義
正東京之文若此者蓋鮮亦足以見其忠義之氣

也可勝惜哉

趙苞

按漢書苞東武成人
名振遠俗遣使迎母及妻子道值鮮卑劫
質以擊郡苞率衆禦之冠出母以示苞苞悲
號母送語曰母願忠義苞遂力戰破之其母
妻為賊所害詔封苞節侯苞葬母訖謂鄉人
曰食祿而辟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
何面目立於天下遂嘔血而死

程子曰

東漢趙苞為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

遽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遽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

可也徐庶得之矣

覽集

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通鑑漢元年王陵聚黨居南陽既而以衆歸漢楚質其母欲以招之其母因便者語陵曰漢王長者終得天下無以我故持心遂仗劍而死徐庶按漢書庶長杜人嘗薦諸葛亮於劉備及曹操獲其母庶謂備曰本欲與將軍圖事今失老母一方寸亂矣請從此辭遂歸操

臧洪

按漢書洪廣陵射陽侯曼之子奉孝廉補即立長倡義誅董卓與袁紹結好紹憚其能以為為東都太守後為袁紹所害

龜山楊氏曰

臧洪初為張超功曹後遇袁紹以為青

州刺史二十人之遇洪其義均矣而洪之報二十人者何其異哉方曹公圍超於雍丘也洪欲赴難而請

臧洪遇而異報均

兵於紹袁曹方睦而紹之與超素無一日之歡則
雍丘之圍非切於已也欲其背好用師以濟不切
之難則紹之不聽未為過而洪之絕紹豈亦不量
彼已歟其不屈而死也蓋亦匹夫匹婦之為諒也

已覽

張超按漢書超東平人初與兄邈俱以俠聞
臨窮救急傾家無吝士多歸之初平初與邈
首舉義兵誅董卓有功曹操表邈為陳留太守超
為廣陵太守興平初邈與操有隙因迎呂布以拒
操操攻邈邈奔劉備超守雍丘既而邈為其下
所殺操以兵圍超超乃自殺表超按漢書紹汝南
汝陽人司徒湯孫中平末為司諫校尉董卓廢立
紹不從奔冀州卓拜紹為渤海太守不受初平初
關東州郡起兵討卓衆推紹為盟主韓勗讓為冀
州牧建安初為大將事既而與曹操有隙相拒於

官度敗績慙憤嘔血而死曹公圍超於雍丘事在
漢獻帝興平二年按統志雍丘縣名本漢所置
今為杞州屬開封府

總論

或有問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
其愚不可及初理會不得武子當衛成公無道失
國之時周旋其間盡心竭力而不去及成公囚京
師武子求掌彙饋賂醫薄醢免衛侯於死終以復
國及元咺之訟武子又獨以忠而獲免其能保身
以濟其君如此雖謂之知可也而夫子曰其愚不

武子幾於

可及又嘗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以伯玉之事責武子雖謂之愚不識時亦可也然惓惓忠君不避險艱能為人所不能為抑亦難矣故謂之愚蓋閔之也其稱南容曰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免於刑戮武子之免亦幸矣然武子仕衛兩世其君信任之義不可棄之而去其幾於東漢王允乎允又不免被害伊尹以天下為已任治亦進亂亦進使成湯不興聘幣不至雖五就桀其志曷施陳蕃漢代人豪驅馳險阨之

陳蕃以仁為己

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屢退而不去者以仁為已任非人倫莫相卹也卒以謀疎見殺亦昧於夫子免刑戮之戒然陳蕃王允猶是當時朝廷倚住身居鼎軸義當與國存亡故程子曰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若無言責官守則如東海逢萌當先漢之亂憤三綱之既絕挂冠東都門浮海而去惟恐其或緩也君子之道詎可不識時幾朱子曰所疑竊武子事太槩得之但為蘧伯玉南容之愚則易為武子之愚則難所以聖人有不可及之歎陳

蕃王允固不得為伯玉南容之愚然蕃事未成而謀已泄允功未就而志已驕則又不能為甯武子之愚此其所以取禍也然為逢萌則甚易為三公則甚難又不可以彼而責此但當問其時義之如何與其所處之當否可也

覽集

武子或掌 稟壇 左傳注 稟音託衣 稟也 禮

音旃 糜也 武子以君在幽 溢故親以衣食為已職 言其忠至所慮者深矣 賂醫薄醪免衛侯於死 左傳 僂三十年夏 晉侯欲殺衛侯而罪不至死 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醪毒 甯子視衛侯衣食得知其謀 乃以貨賂醫使薄其醪而免於死 元恒之說 按左傳 元恒 衛大夫事 見僂二十八年 東海逢萌 按西漢書 逢萌 北海都昌人 家貧為亭長 既而嘆曰 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 遂去之 長安時 王莽殺其子

宇萌 謂交人 曰三綱 絕矣 夫不去禍 將及人 即挂冠 都城門 携其家屬 浮海 客於遼東 及光武即位 始還 累徵 不起

南軒張氏曰高祖洪模太略非光武所及也高祖起

匹夫提三尺取天下光武則以帝室之胄因人心之思漢而復舊業其難易固有間矣而高祖之對乃項籍亦蓋世之豪也光武所與周旋者獨張步隗囂公孫述輩其夫藉蓋萬萬相遠矣至於韓信彭越之徒皆如泛駕之馬實難駕御而盡在高祖掌握之中指麾使令無不如意使光武有臣如此

高祖非光武所及

未必能用也然而創業之難光武固不及高祖而
至於光武之善守則復非高祖所及也大抵高祖
天資極高所不足者學爾即位之後所以維持經
理者類皆疎略雄傑之氣不能自斂卒至平城之
辱一時功臣處之不得其道類皆赤族此則由其
學不足之故也光武天資雖不逮高祖而自其少
時從諸生講儒學謹行義故天下既定則知兵之
不可不戢審黃石存包桑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
安南定北以為單于久遠之計處置功臣假以爵

寵而不使之任事卒保全其始終凡此皆思慮縝
密要自儒學中來至於尊禮隱逸褒崇風節以振
起士氣後之人君尤未易及此非特高祖也嗟乎
以高祖之天資使之知學為當務則湯武之聖亦
豈不可至哉是尤可歎息也○名節之稱起於衰
世昔之儒者學問素充其施於用隨時著見不斲
於立節而其節不可奪不斲乎徇名而其名隨之
在已初無一毫加意也至於世衰道微於陵遲委
靡之中而其能拔然自立者則世以名節歸之而

士君子道學未至則亦以此自負吁亦小矣然而
 名節之稱雖起於衰世而於衰世之中實亦有賴
 乎此使侑與是焉而俱亡則亦無以為國矣西漢
 之儒者予甚病之蓋自董相申公數人之外其餘
 往往以佔畢詁訓為儒無復氣象上焉既不能推
 尋問學之源流而其次又不能以名節立於衰世
 其亦何所貴於儒也考其所自亦由上之人有以
 致之自高帝鄙薄儒生文景則尚黃老武帝雖號
 為表章然徇其文而不究其實適足以為害至宜

帝則又明示所以不崇尚之意矣則其挫抑摧沮
 之餘不復自振固宜然儒者之學豈必為一時貴
 尚而後勉邪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漢之儒者
 自叔孫通師弟子固皆以利祿為事至於公孫丞
 相取相印封侯學士皆歆慕之其流如夏侯勝之
 剛果猶有明經取青紫之言況他人乎蓋其習俗
 胥靡之陋一至於此宜乎王莽篡竊之日貢符獻
 瑞一朝成羣而能自潔者班班僅有見於史也故
 光武中興力矯斯弊尊德義貴隱逸以變其風而

中世以後人才輩出雖視昔之儒者有愧然在衰
世之中守義不變蓋有足尚者矣至於桓靈之後
國勢奄奄羣狡並起睥睨神器未敢即取者亦一
時君子維持之力也然則名節之稱在君子則爲
未盡而於國家亦何負哉蓋不可不思也○人言
東漢之亡黨錮趣之也曾不知東漢若無數君子
其亡也尤速譬如羸病者之服丹一旦死則歸罪
於丹不知其所以能延數日之命者丹之力使其
不服丹則其死必速矣○東京黨錮諸君子蓋嘉

其志氣之美而惜其所處之未盡重其天資之高
而歎其於學有所未足也方是時乾綱解紐陰邪
得路天下之勢日入於頽敗矣而諸君子曾不少
貶以徇於世慷慨所激視死如歸至於患難得喪
寧復肯顧其志氣可謂美矣雖然昔之君子其出
處屈伸之際蓋各有義故當困之時則有居困之
道當屯之時則有亨屯之法時不我用則晦處自
脩危行而言遜其進不可苟也若乃居位則思其
艱而慮其周扶持根本漸以圖濟其爲不可略也

黨錮諸君子在下則嚙枯吹生自為題榜圭角眩
露昧夫處困之道矣及其有位於朝不過奮袂正
色搏擊豪強數輩以為事業在是矣又進而居高
位則果於有為直欲一施之而不復顧身死非所
問而國勢愈傾是又失亨屯之法矣是豈非有所
未盡為可恨歟若諸君子之不為死生禍福易操
其間如李膺杜密陳蕃輩尊然一時其天資可謂
剛特不羣矣然惟其未知從事於聖門也故所行
雖正立節雖嚴未免發於意氣之所動而非循乎

郭有道當領人

義理之安出於惡其聲之所感而未盡夫惻隱之
實處之有未盡固其宜也豈非於學有不足歟使
其在聖門則當入於仲由之科聖人抑揚矯揉之
其必有道矣或以為陳太丘之事為得其中以予
觀之太丘在諸君子之中持心最平蓋天資又加
美焉耳而其所處張諒之事亦非中節在當時隱
迹自晦豈無其方何至送宦者之葬此又為矯失
之過以此免禍君子亦不貴也不然則郭有道乎
識高而量洪才優而慮遠足為當時人物之領袖

然收歛之功猶未之盡要亦於學有欠也不然則黃叔度乎言論風音雖不盡見然其氣象溫厚圭角渾然見之者有所感於心其為最高乎使在聖

門作成之當居顏氏之科矣

覽集

書高帝十三年上

擊黥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呂后迎良醫入見曰疾可治上履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布鶴何益罷之張敖漢書步琅邪人更始二年劉永以為將軍與青徐連兵專據東方建武二年永敗走步乃遣吏詣關詔拜東萊太守三年劉永復立步為齊王步殺漢使而受末封五年詔耿弇討之復降封安丘侯其後復欲反陳俊斬之隗囂據漢書囂西人起兵應漢更始徵為將軍建武元年據天水鄧禹兼制拜為西州大將軍專制涼州朔方事六年反帝

造焉吳等破之囂降公孫述述立之為朔寧王十八年帝自將征之囂走西城病死公孫述按漢書述茂陵人初為清水長更始元年稱益州牧據成都

尋稱蜀王建武元年帝國號大成敗元龍兵建武十二年吳漢伐蜀述出大戰漢護軍高牛奔陳刺殺之其將延岑以城降審黃石存包桑閉玉關以謝西域之憤漢書光武建武末年在兵問父厭武事蜀平後非警急未嘗言軍旅北匈奴衰困臧官馬武上書請攻城之焉劍抵掌馳志於伊吾之北矣上報書告以黃石公包桑記曰柔然勝剛弱能勝強自是諸將莫敢言兵困玉門關謝絕西域保全功臣不復在兵事皆以列侯就第申公按漢書申公魯人少事齊人浮丘伯受詩高帝過魯申公以弟子役師入見武帝使使以東帛加壁安車蒲輪迎之至則拜大中大夫武帝問治亂之事對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爾後以病免歸李膺按漢書潁川襄城人舉孝廉累官清州刺史守令聞風解印綬去後為司隸校尉有被其

此大有說

容接者名為登龍門坐黨錮免官杜密按漢書家
穎州陽城人為一人資質少有方俗志為司徒胡廣
所辟遷北海相宦官子弟為令長奸惡者輒捕按
之後拜大僕黨事既起免歸本郡與李膺俱坐而
各行相次故時人亦稱李杜焉郭有道按漢書郭
泰字有道介休人容貌魁偉通貫籍居家教授
弟子至數十人嘗遊洛見河南尹李膺奇之遂
與為友行嘗遇雨中一角墊時爭效之故折巾角
其見慕如此及卒恭邕為銘墓碑曰吾
為銘多矣惟郭有道之銘為無愧耳

或問高帝不免韓彭之誅而光武乃能全功臣之世
何邪潛室陳氏曰此大有說一則逐鹿之勢外臣
相臣服事定難制一則高祖之業名位素定事已
相安一則草昧功臣豪傑難收一則中興功臣謹

守規矩一則大度中有嫚罵之失人心素疑一則
大度中能動如節度人心素定一則劫其死力封
爵過度不計後患一則赤心在入監戒覆轍務在
保全○問高帝只因請苑事便疑蕭何欲置之辟
光武於馮異或譖其威權太重百姓歸心而帝信
之愈篤何高帝之介介於其小而光武乃釋然於
其大曰高帝因諸將而疑元臣光武鑒往事而全
功臣集覽逐鹿之勢漢蒯通傳秦失其鹿天下共逐
之高才疾足者先得焉○高帝只因請死
事便疑蕭何欲置之辟漢書高帝十二年蕭何以
長安地匿上林中多空地棄請於民得入田上大

生理大全卷六十二 通鑑論 二十三

怒下蕭何廷尉械繫之數日而赦之光武於馮異或
諸其威權大重百姓歸心漢書光武建武六年馮
異治閉中出入三歲上林成都人有上草言異成
權太重百姓歸心輒為成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懼
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
為君臣恩猶父子何憚何疑而有懼意

三國

漢昭烈

按漢書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人景
帝子中山靖王之後有大志喜怒不
形於色手無過膝顧見其真靈帝未討黃
巾賊有功除安喜尉公孫贊表為別部司
馬數有戰功既而為豫州牧後領益州用
諸葛亮為政建安二十四年殺張魯取漢
中諸將奉為漢中王二十五年曹丕
篡位帝遂即位於成都在位三年

或云昭烈知有權而不知有正朱子曰先主見幾不

先主
經權
俱失

明經權俱失當劉琮迎降之際不能取荊州烏在
其知權耶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於盜竊
之計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若聲罪致討以義取之
乃是用權之善蓋權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
二物也○劉備之敗於陸遜雖言不合輕敵亦是
自不合連營七百餘里先自做了敗形是時孔明
在成都督運餉後云法孝直若在不使主上有此
行孔明先不知曾諫止與否今皆不可考但孔明
雖正然不若法孝直輕快必有術以止之○先主

不忍取荆州不得已而為劉璋之圖若取荆州雖
不為當然劉表之後君弱勢孤必為他人所取較
之取劉璋不若得荆州之為愈也學者皆知曹氏
為漢賊而不知孫權之為漢賊也若孫權有意興
復漢室自當與先主協力拜謀同正曹氏之罪如
何先主纔整頓得起時便與壞倒如襲取關羽之
類是也權自知與操同是竊據漢土之人若先主
事成必滅曹氏且復滅吳矣權之姦謀蓋不可掩
平時所與先主交通姑為自全計爾或曰孔明與

先主俱留益州獨令關羽在外遂為陸遜所襲當
時只先主在內孔明在外如何曰正當經理西向
宛洛孔明如何可出此特關羽恃才疎鹵自取其
敗據當時處置如此若無意外齟齬曹氏不足平
兩路進兵何可當也此亦漢室不可復興天命不
可再續而已深可惜哉

集覽

陸遜按三周志遜吳郡
東曹曹令史呂蒙謂吳主權曰陸遜意思深長才
堪負重終可任權乃召拜偏將軍古却督代蒙
屯陸口以功封華亭侯進封婁侯黃武初破蜀漢
兵於夷陵尋為相連營七百餘里通鑑漢昭烈帝
章武二年帝自將伐吳自巫峽至夷陵立數十屯
與吳軍相拒累月吳將陸遜連破其四十餘營帝

夜遁還未安初魏主丕聞漢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群臣曰彼不曉兵法安有七百餘里營可拒敵乎包原臨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擒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七日吳破漢書到法孝直按三國志法正字孝直蜀人從漢昭烈平蜀為太守總尚書令昭烈東征敗績諸葛亮嘆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不至傾危也關羽按三國志羽解人事為先主稱萬人敵拜前將軍假前鎮威震華夏為世虎臣皆刺顏良報效曹公有國士風建安末因取襄陽為兵呂蒙襲而斬之劉表按漢書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獻帝初平元年為荆州刺史三年為州牧愛民養士卒者歸之千數立李校作雅樂攻下長沙零陵桂陽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千萬不修職貢僑擬乘輿建安十二年卒次子琰嗣曹操來征荊州降關羽在外為陸遜所襲炭書獻帝建安二十四年漢中將關羽取襄陽自許以南往往遙應羽威震華夏曹操至議徙許都避其鋒司馬懿曰倘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操從之時魯肅已死呂蒙代之亦勸權遣羽操帥師救樊權將陸遜又奉羽後羽走還權軍獲羽斬之遂定荊州

或問蜀先主以國委孔明無言不聽伐吳之役先主誠失計也而孔明曾不以為非及其既敗乃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何孔明不能諫於知己之主而猶有待於孝直也潛室陳氏曰只緣孔明規模在據荆益方成伯業以荊州為必爭之地爭而不得後方悔耳

魏曹操

按漢書操字孟德沛國譙人桓帝時奉孝為一即除洛陽北部都尉獻帝初平

二年破黃巾有功拜東郡太守既而據兖州
稱刺史又稱州牧建安元年入朝自為司隸
校尉錄尚書事遷帝於許九年據鄴稱冀州
牧十三年自為丞相十八年自為魏公十九
后伏氏及皇子二十一年自為王

吳孫權

按吳志權字仲謀富春人父堅為漢長
沙太守兄策為討逆將軍至權封吳王
曹不篡逆蜀主即位權亦禰帝任用周瑜曾
蕭張昭等雄據江東國內富庶在位三十一年

識破一事

元城劉氏謂馬永卿曰溫公退居洛一曰語某曰昨
夕看三國志識破一事因令取三國志及文選示
某乃理會武帝遺令也公曰遺令之意如何某曰
曹公平生姦至此盡矣故臨死諄諄作此令也公

曰不然此乃操之微意也遺令者世所謂遺囑也
必擇緊要言語付囑子孫至若纖細不緊要之事
則或不暇矣且操身後之事有大於禪代者乎今
操之遺令諄諄百言下至分香賣履之事家人婢
妾無不處置詳盡無一語語及禪代之事其意若
曰禪代之事自是子孫所為吾未嘗教為之是實
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此遺令之意歷
千百年無人識得昨夕偶窺破之公似有喜色且
戒某曰非有識之士不足以語之或云非溫公識

高不能至此曰此無他也乃一誠字爾惟以誠意
 讀之且誠之至者可以開金石況此虛偽之事一
 看即解散也某因此歷觀曹操平生之事無不如
 此夜臥枕圓枕嗽野葛至尺許飲鴆酒至一盞皆
 此意也操之負人多矣恐人報已故先揚此聲以
 誑時人使人無害已意也然則遺令之意亦揚此
 聲以誑後世耳

武帝遺令陸机用魏武文序曰
 曹操臨終遺令世于丕曰吾歿
 後婕妤妓女於銅雀臺上施六尺床張錦帳朝夕
 設前旌之屬月朔十五日輒向帳設妓女樂時登
 吾銅雀臺以望吾西陵墓塋分香賣履漢書本傳
 曹操將卒持姬女而拍手指以示四子曰已累汝

因泣下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
 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矣夜計
 柩圓枕漢書本傳曹操在軍中未嘗睡常以員木
 為警枕睡熟則歌七則竟由是征伐四方俱無驚
 動之異矣嗽野葛至尺許飲鴆酒至一盞傳物志
 魏太武魯啖野葛至一尺許飲鴆酒至一盞
 劉元城曰揚此聲以誑人欲其無害已也

或論三國形勢朱子曰曹操合下便知據河北可以
 為取天下之資既被袁紹先說了他又不肯出他
 下故為大言以誑之胡致堂說史臣後來代為文
 辭以欺後世看來只是一時無說了大言耳此著
 被袁紹先下了後來崎嶇萬狀尋得箇獻帝來為

挾天子令諸侯之舉此亦是第二著若孫權據江南劉備據蜀皆非取天下之勢僅足以自保耳
 ○曹操用兵煞有那幸而不敗處却極能料如征烏桓便能料得劉表不從其後來○孫權與劉備同禦曹操亦是其勢不得不合孫權若不與劉備即當迎降於操然此兩人終非好相識到利害處便不相顧劉備總得荊州權便遣呂蒙去擒關羽
 ○人謂曹操父子為漢賊以其觀之孫權真漢賊耳先主孔明正做得好時被孫權來戰兩陣到這

裏便難向前了權又結托曹氏父子權之為人正如偷去劉氏一物知劉氏之興必來取此物不若結托曹氏以賊托賊使曹氏勝我不害守得一隅曹氏亡則吾亦初無利害
集覽 烏桓王幼季曰烏桓漢初匈奴奴冒頓破東胡其餘眾退保烏桓山因以為號焉其俗無常居男女悉髡頭以為輕便○呂蒙按三國志呂蒙汝南富波人少依姊夫鄧當擊賊孫策召見引置左右當死張昭薦蒙代當拜刑部司馬從征黃祖有功又與周瑜程普等破曹操於南郡數進奇計襲獲關羽定荊州封零陵侯
 諸葛亮

程子曰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五者如天地之

孔明有佐之心

諸葛亮已近王

君子不可便休

孔明有儒者象

性理大全卷六十二

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若劉表子琰將為曹公所拜取而興劉則可也孔明不死三年可以取魏且宣王有英氣久不得伸必沮死不反也○孔明營五丈原宣王言無能為此偽言安二軍耳兵自高地來可勝先主嘗自觀五丈原曰此地不可據英雄欺人不可盡信○問文中子謂諸葛亮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諸葛亮可以當此否曰禮樂則未敢望他只是諸葛亮已近王佐又

問如取劉璋事如何曰只有這一事大不是便是計較利害當時只為不得已則無以為資然豈有人特地出迎他却於座上執之大段害事只是箇為利君子則不然只一箇義不可便休豈可苟為又問如湯兼弱攻昧如何曰弱者兼之非謂并兼取他只為助他與之相兼也昧者乃攻亂者乃取亡者乃侮○諸葛亮近王佐之才或問亮果王佐才何為僻守一蜀而不能有為於天下曰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幾年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

性理大全卷六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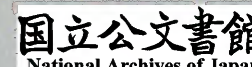
三十一

某嘗謂孫覺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孫覺曰不然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武侯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邪某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己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恒弑君孔子請討孔子豈保得討陳恒時不殺一人耶蓋誅天下之賊則有所不得顧爾曰三國之興孰為正曰蜀志在興復漢室則正也

集覽 宣王按晉書司馬懿其孫司馬炎篡魏追封為宣王五丈原按一統志五丈原在鳳翔府郿縣西三十里漢諸葛亮據渭南與魏司馬懿相拒

屯兵于此孫亮後宋鑑亮向郵人舉進士神宗時修起居注青苗法行亮論其非時言者亦以為畿內有追呼抑配之擾神宗令亮行視實亮上疏曰臣以言為職跡察非臣事黜知廣德軍踰年徙除龍圖閣直學士

元城劉氏曰 淮陰武侯二人不同若論人品則淮陰不及孔明遠甚若論功業而武侯何寥寥也馬永卿曰西南者漢始終之地也故漢起於西南而卒終於此而淮陰當漢之初興故能卓卓如此而武侯之時火將燼矣故無所成也曰此固然矣然淮陰所以得便宜者以平日名太尊而武侯所以無



成者以平日名太高也淮陰有乞食膝下之辱也而武侯即隱於隆中而當時謂之臥龍此一事也又淮陰既從項梁又事項羽又歸漢而武侯則必待三顧而後起此又一事也又楚漢之時用兵者皆非淮陰之敵而嘗易之故淮陰能取勝也三國之時若司馬仲達輩乃武侯等輩人也而又素畏孔明故武侯不能取勝也譬如奕碁有一國手一國手未有名而對之乃低碁不知其為國手而嘗易之故狼狽大敗有一國手已有名對局者亦國

手而差弱焉謹以待之故勝敗未分也且淮陰既平魏趙而功業如此其卓犖也而龍且尚且輕之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以淮陰平日名素卑也孔明與司馬宣王對壘不能收尺寸地宣王受其中囑之辱而不敢出兵至其已死按行軍壘猶曰天下奇材也故當時有死諸葛走生仲達之嘲以孔明平日名素高故也人品高下不同而其功業反相去之遠者由此

集覽

淮陰有乞食膝下之辱通鑑漢元年

初淮陰人韓信家貧釣城下有漂母見信飢飯信信曰吾必厚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因衆辱之曰若雖長大好帶劍中情怯耳能死刺我不能出我勝下信熟視之俛出膝下匍伏下市人皆笑之武侯隱於隆中而當時謂之卧龍通鑑漢獻帝十三年刘脩見諸葛亮於隆中初脩訪士於襄陽司馬徽曰識時務者在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亦謂備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之隆中按一統志隆中山名在襄城西北二十五里下有隆中書院漢諸葛亮嘗隱於此淮陰既從項梁又事項羽又歸漢通鑑漢元年初項梁渡淮韓信仗劍從之既而梁敗死又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乃亡歸漢司馬仲達按魏志司馬懿字仲達河內温人少有奇節博學洽聞漢末兵亂慨然有憂天下之心

後受魏武顧命輔政明帝時與諸葛亮相拒于五丈原亮卒乃不軍傳至孫炎篡魏追尊為宣帝龍且尚且輕之曰言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乎通鑑漢王四年韓信表荅楚使龍且將兵救之或曰漢兵逐鬪窮戰其鋒不可當不如深壁以待之且曰韓信易與耳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降下無燕人之勇不足畏也且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齊半可得也進與漢軍夾維水而陳信夜令人囊沙壅水上流半渡擊且佯敗還走且喜曰吾固知信怯也遂追之信使決壅襄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信急擊殺且宣王受其巾帕之辱通鑑漢後主建興十二年丞相亮進軍渭南魏大將軍司馬懿引兵拒守亮敕挑戰懿不出乃遺以巾帕婦人之服注帕古獲反婦人喪冠也以巾上覆髮如帕之類又古對反續漢輿服志夫人緝縵帕釋名皇后首飾上有垂珠步則搖之按行軍壘備曰天下奇材也故有死諸葛走生仲達之朝通鑑漢後主建興中諸葛亮卒長史楊儀整軍

世理大全卷六十一 通鑑卷六十一 通鑑卷六十一

三國
人才
可與
權

孔明
處三
國材
大小
任

還司馬懿追之姜維冷儀反族鳴鼓若下將向懿者上懿不敢逼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亮嘗推演兵法作八陣圖至是懿按行其軍壘嘆曰天下奇才也

豫章羅氏曰西漢人才可與適道東漢人才可與立三國人才可與權杜欽谷永可與適道而不可與立故附王氏陳蕃竇武可與立而不可與權故困於官官至於諸葛孔明然後可與權夫人才至可與權而不可以有加張良近太公之材略諸葛近伊尹之出處然良佐高祖論其時則宜語其德則合亮處三國則材大任小惜哉

朱子曰孔明天資甚美氣象宏大但所學不盡純正故亦不能盡善取劉璋一事或以為先主之謀未必是孔明之意然在當時多有不可盡曉處如先主東征之類不見孔明一語議論後來壞事却追恨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東行孔明得君如此猶有不能盡言者乎○又曰南軒張敬夫有言云諸葛孔明體正大問學未至此語也好但孔明本不知學全是駁雜了然却有儒者氣象後世誠無他比而已○又曰嘗聞之前輩河南程先生之言

生理大全卷六十一

云諸葛孔明有王佐之心然其道則未盡其論極當魏延請從間道出關中侯不聽侯意中原已是我底物事何必如此故不從不知先主當時只從孔明不知孔明如何取荆取蜀若更從魏延間道出關中所守者只是庸人從此一出是甚聲勢如拉朽然後竟不肯為之○問孔明出處曰當時只有蜀先主可與有為耳如劉表劉璋之徒皆了不得曹操自是賊既不可從孫權又是兩間底人只有先主各分正故只得從之○問孔明殺劉璋是

如何曰這只是不是初間教先主殺劉璋先主不從到後來先主見事勢迫也打不過便從他計要知不當恁地行計殺了他若明大義聲罪致討不患不服看劉璋欲從先主之招傾城人民願留之那時郡國久長能得人心如此○孔明之事其於荆蜀亦合取當自草廬亦是商量準擬在此但此時不當恁地若是恁地取時全不成舉措如一人視魏而不伐自合當取兼在是時捨此無以為資若能聲其罪用兵而取之却正但當時劉焉父子

亦得人情恐亦未易取或問聖人處此合如何曰亦須別有箇道理若似如此寧可事不成只為後世事欲苟成功欲苟就便有許多事孔明大綱却好只為如此便有斑駁處

覽集

劉焉父子 按漢書焉魯恭王之後靈帝中

平五年為益州牧治縣竹以人言蜀有天子氣務行寬惠以收人心陰圖興計與張魯合兵殺漢中太守斷斜谷作乘輿獻帝興平元年從成都卒子璋立為益州牧建安十六年璋迎劉備使擊張魯備據沔州以圖璋璋兵敗十九年備入成都璋出降九十七年

○義利之大分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資有過人處若其細微之間則不能無未察處

豈其學有未足故耶觀其讀書之時他人務為精熟而已則獨觀大旨此其大者固非人所及而不務精熟亦豈得無欠闕耶○或論孔明事以為天民之未粹者此論甚當然以為略數千戶而歸不肯從還乃常人之態而孔明於此亦未能免俗者則熹竊疑之夫孔明之出祁山三郡響應既不能守而歸則魏人復取三郡必齧齧首事者墳墓矣拔眾而歸蓋所以全之非賊人諱空手之謂也近年南北交兵淮漢之間數有降附而吾力不能守

孔明
寡欲
養心
之助

虜騎復來則委而去之使忠義遺民爲我死者肝腦塗地而莫之收省此則孔明之所不忍也故其言曰國家威力未舉使赤子困於豺狼之吻蓋傷此耳此見古人忠誠仁愛之心招徠懷附之略恐未必如或者之論也

集覽

孔明之出祁山三即響應

相亮伐魏率大軍攻祁山衣陣整齊諸冬明蕭始魏以昭烈既崩數年寂然無聞畧無所備猝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安定鞏昌等郡皆應亮關中響震魏主如長安遣張郃拒之按一統志祁山在鞏昌府城西七里山上有一城極固

○孔明失二郡非不欲盡徙其民意其倉卒之際

力之所及止是而已若其心則豈有窮哉以其所謂困於豺狼之吻者觀之則亦安知前日魏人之暴其邊境之民不若今之胡虜哉孔明非急近功見小利詭衆而自欺者徙民而歸始亦昭烈不肯棄民之意歟○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與爲多焉

集覽

孔明擇婦正得

魏女漢書本傳諸葛亮河南高士黃諶承曰家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諶

曰不作孔明擇婦
正得阿諛醜女

○問孔明與禮樂如何曰也不見得孔明都是禮
樂中人也只是粗底禮樂○看史策自有該載不
盡處如後人多說武侯不過子午谷路往往那時
節必有重兵守這處不可過今只見子午谷易過
而武侯自不過史只載魏延之計以為夏侯楙是
曹操婿怯而無謀守長安甚不足畏這般所在只
是該載不盡亮以為此危計不如安從埋道又揚
聲由斜谷又使人據箕谷此可見未易過

集子午
按

一統志子午谷在西安府城南一百里谷中路通
南北故名杜甫詩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陰崖結
茅屋即此斜谷按一統志褒谷在漢中府褒城縣
東北一十里出連雲棧直抵斜谷郡國志北口曰
斜南口曰褒長四百餘里谷間褒水所經漢張良
說高祖燒絕棧道曹操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
諸葛亮由斜谷取郡皆此道也
谷在漢中府褒城縣北一十五里山有秦王獵地
及丙穴道人谷昔諸葛亮遣
趙雲鄧芝等據箕谷即此

○問孔明出師每乏糧古人做事須有道理須先
立些根本曰孔明是殺賊不得不急如人有箇木
家被賊來占了趕出在外墻下住殺之豈可緩一
纔緩人便一切都忘了孔明亦自言一年死才幾

多人不得不急為之意司馬懿甚畏孔明便使得
辛毗來遏令不出兵其實是不敢出也○諸葛公
是忠義的司馬懿司馬懿是無狀底諸葛公劉禪

備位而已

集覽

辛毗按三國志一毘穎川陽翟人曹操

表為議郎遷丞相長史入魏為侍中
好直諫嘗以事諫文帝文帝不聽毘隨而
引其裾帝竟從其言明帝時封穎川侯

南軒張氏曰

諸葛武侯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

討賊之義不以強弱利害一其心蓋凜凜乎三代
之佐也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
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

所能逆睹嗟乎誦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

幸功業未究中道而殞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

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

夫有天地則有三綱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

之所以別於庶物者以是故耳若汨於利害之中

而亡夫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此侯

所以不敢斯須而忘討賊之義盡其心力至死不

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侯獨高卧昭烈以帝室

之胃三顧其廬而後起從之則夫出處之際固已

孔明
根本
已因

有大過人者其治國立經陳紀而不為近圖其用
兵正義明律而不以詭計凡其所為悉本太公會
無纖毫姑息之意類皆非後世所可及至讀其將
沒自表之辭則知天下物欲舉不足以動之所養
者深則所發者大理固然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
弘毅若疾者其所謂弘且毅者歟孟子曰富貴不
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
疾者所謂大丈夫非耶○問孔明不死能取中原
否曰屯田渭上根本已固必能取中原司馬懿亦

是能者常不敢與戰又問蔣琬特守常之才乎曰

誠不可以應變

集覽

蔣琬按三國志琬相鄉人從
烈入蜀除廣都長昭烈嘗至廣

都怒琬眾事不理諸葛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
之才後為尚書即亮駐漢中琬統留府事常足食
以給軍中亮每言公啖託志忠雅亮卒以琬為尚
書令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舉止如平日由是
眾望漸服後封安
陽亭侯卒謚曰恭

○馬謖議論與孔明略相似其才非不可用但置

之帷幄則可以乏為將帥則違其才孔明使之領

眾為前鋒於此小有差爾

或問魯兩生謂禮樂必百年可興文中子輕許孔明

注里大全卷之二 通鑑卷之...

孔明
可與
禮樂

何也潛室陳氏曰叔孫通人物汚下故兩生却之
孔明人物正大故文中子許之○問文中子曰諸
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近思錄程子亦以此
許之敢問孔明自比管樂使果能興復漢室恐未
必便能興禮樂如三代曰孔明是天資帶得又從
學問中攛出來據他用事行師調度若當升平之
時做出必須光明不止漢唐人物○問巴蜀四塞
非進取之地惟一江陵然諸葛亮不勸先主都之
又關羽之危又不聞救之何也曰江陵屬荊州武

侯首陳取荊州之策先主不能用其後爭之於吳
而不得吳止分數郡以與之至關羽之敗并數郡
而失之况得而都之耶况荆襄為南北咽喉在二
國為必爭之地乃戎馬之場非帝之都也

魯齋許氏曰不問利害只求義理孔明見得真當時
只有復漢討賊為當然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
所能逆睹歸之於天而已只得如此做便是聖賢
之心常人則必計其成敗利害也

臨川吳氏曰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益謂有忠

慮於國但勤政吾之闕漢丞相諸葛忠武侯語也
可以為萬世相天下者之法矣孔明豈不知為相
之體哉於主簿楊顛之諫也生既謝之死又哀之
孔明豈不知其言之忠哉然而罰二十以上皆親
覽食少事繁至為敵國所窺而慶幸其不久孔明
豈不知愛重其身哉其若是者何也嗚呼是未可
以常情度淺識議也夫知相之體而未免自勞知
言之忠而未見樂取知一身繫國之存亡而竟取
敵國慶幸之計苟非甚愚者或有所不為而謂蓋

世絕人之智者為之乎予故曰是未可以常情度
淺識議也且當時事勢如何耶以一木支大廈之
傾事君而致其身盡瘁於國遑恤其他夫豈可已
而不已者楊顛之諫謂之愛孔明則可謂之知孔
明則未也杜子美詩云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
霄下羽毛又云運移漢祚難恢復志決身殲軍務
勞此詩字字有意細味之庶乎知孔明之心而豈
常情淺識之所能測度擬議者哉

覽集 揚顛按三國志顛襄陽人為諸葛亮主簿亮自校簿書顛諫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今明公親校簿書不亦勞乎及顛死亮泣

三日(罰二十以上皆親覽)食少事繁通鑑漢後主
建興十三年諸葛亮遺使至司馬懿軍懿問其
寢食及事之繁簡而不及戎事使者曰諸葛公夙
與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
懿告人曰孔明食少事繁其能久乎
遂幾亮卒

荀彧

龜山楊氏曰議者謂曹公非取天下於漢其說非也
方曹公以強忍之資因亂假義挾主威以制諸侯
其包藏禍心天下庸人知之矣而荀彧間關河冀
擇其所歸卒從曹氏志欲扶義奮謀以舒倒懸之
急迹其行事可謂勇智兼人矣乃獨不知曹氏之

無君乎其拒董昭之議何也夫豈誠有忠貞之節
歟抑欲以晚節蓋之歟由前則不智由後則不忠
不智不忠而求免於亂臣宜乎其難矣嗚呼荀君
安得無罪歟觀其臨大義斷大謀操弄強敵於股
掌之間輔成曹氏之霸業至其威加海內下陵上
逼乃欲潛杜其不軌是猶揚瀾潰堤以成滔天之
勢而後徐以一葦障之尚可得乎而范曄猶謂或
有殺身成仁之美吾不知其說也○東坡謂荀文
若其才似子房其道似伯夷予以謂其才似子房

則有之矣伯夷不事非君不立於惡人之朝寧忍
事桀乎以為其道似伯夷吾不知其說

朱子曰荀彧之死胡文定引宋景文說以為劉穆之

宋齊立之比最為得其情狀之實無復改評矣考
其議論本末未見其有扶漢之心其死亦何足悲
又據本傳彧乃唐衡之壻則彧之失其本心久矣

集覽 宋景文按宋鑑宋初字子京雍丘人與兄岸同
時李進士歷官大常博士詔定新樂權度支判

書書成迂左丞進工部尚
書李士承旨卒謚景文
性理大全第六十二終



